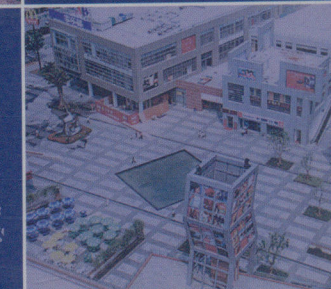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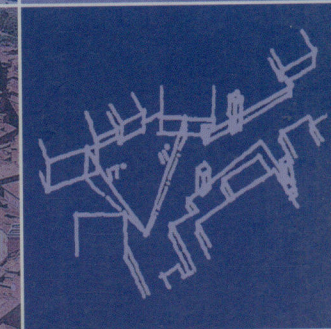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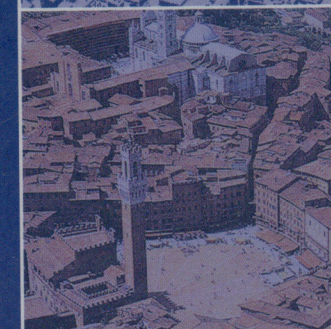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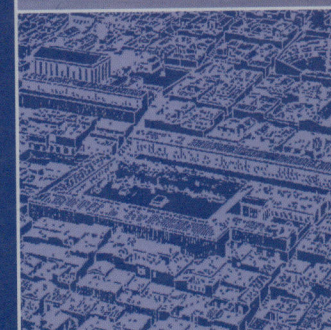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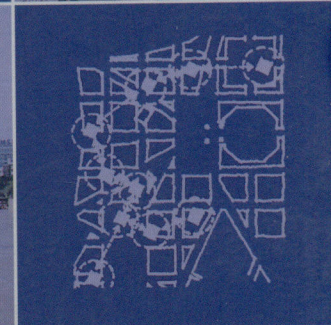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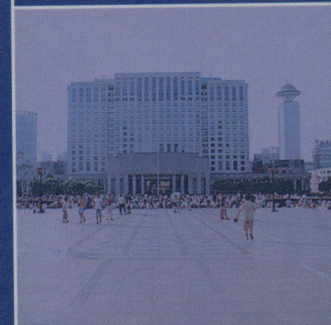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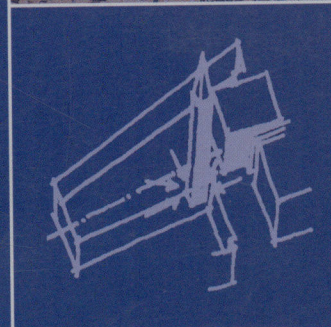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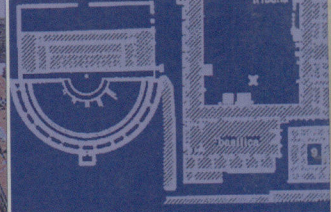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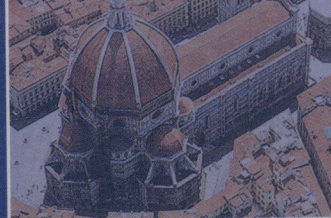


城市广场

蔡永洁 著 历史脉络·发展动力·空间品质



城市广场

历史脉络·发展动力·空间品质

蔡永洁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内容摘要

在欧洲,城市广场是一种古老的文化;在中国,城市广场是城市建设中广受关注的问题。

本书以对国外(从古希腊至现代)的40个典型城市广场的观察、分析为线索,阐明城市广场发生、发展的社会动力,力图从社会学和建筑学的双重视角建构城市广场的整体轮廓,认为城市广场的综合品质应是空间品质和社会品质的有机统一,并尝试将其进行量化研究,提出一种城市广场品质的客观评价体系。

按照这个体系,对我国典型城市广场(从近代至今14个城市的18个城市广场)的建设历史与现状进行梳理,分析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特征及其社会动力,指出传统的中国城市缺少城市广场这一空间元素,中国城市广场的出现来自于西方城市文化的影响,而当今中国的城市广场大多只是一种展示性元素,缺少与城市及市民生活的关联。

书中史料剖析部分图文资料详实,脉络清晰;对广场品质的分析、评价客观明晰,尤其是细分出各影响因素,颇具可操作性,适于在设计中应用。

本书可供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城市规划、城市管理以及相关领域的研习、实践者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城市广场 / 蔡永洁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6.3

ISBN 7-5641-0236-5

I. 城... II. 蔡... III. 广场—研究—世界
IV. TU984.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59205号

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京四牌楼2号 邮编210096)

出版人:宋增民

江苏省新华书店经销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787mm×1092mm 1/12 印张:20.5 字数:482千字

2006年3月第1版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200

定价:55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同读者服务部联系。电话:025-83792328)

序 言

城市广场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直到今天它还显现出勃勃生机。城市广场是一种伟大的传统,它独树一帜、影响并改变了许多文明的进程。与它相关联的是一种特定的文明方式,尽管只是一个城市造型元素,它的意义却远远超越了人的生活空间,它是一种共同生活理想的展现,早已成为世界各地城市效仿的榜样。因为其物质属性,我们今天还能感受它、敬佩它、研究它。

对中国而言,城市广场是一种来自异国的文化现象,但它正极大地改变着中国人的生存空间。不同文化的碰撞本应激发新的思想,但盲目的文化移植导致了城市空间的畸形,片面的理解和简单的模仿使这一伟大传统中的和谐与生机荡然无存,结果是造成城市空间的荒芜。

笔者对于城市广场的浓厚兴趣源自于对不同时期和不同环境的亲生感受与思考。约二十年前,笔者第一次踏上了欧洲大陆,开始了与这一陌生文化的接触。无数次的学术旅行将笔者的视线引向了众多古老城市的心脏:广场。在经历了千百年的沧桑之后,这种古老的城市空间仍然以其独特的空间魅力吸引着城市市民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广场上人们丰富的活动场景更是中国城市生活中直到今天还明显缺少的。带着对这一现象的浓厚兴趣,笔者在八年前开始了关于欧洲城市广场的研究,并以一篇博士论文作为成果对居住了十年的多特蒙德(Dortmund)的广场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分析。带着这项研究工作所打下的理论基础,2000年笔者回到了阔别十四年的祖国,开始了对今天中国城市发展的观察。新兴的城市广场始终是笔者关注的焦点。

关于城市广场传统,西方学者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首先是卡米诺·西特(Camillo Sitte),早在百年前,在他1889年出版的《遵循艺术原则的城市设计》(*Der Städtebau nach Seinen Künstlerischen Grundsätzen*)一书中,这位城市设计的先驱便针对工业化对欧洲城市的破坏提出了严厉批判。他极力赞颂中世纪欧洲城市的那种曲折多

变的灵活空间以及这种空间的宜人尺度,他更赞叹这种空间里所蕴藏的人文精神。毫无疑问,他是自阿尔贝蒂(Leo Battista Alberti)之后第一位从空间和人文的角度系统地研究城市的学者。他的这种浪漫主义的情结也成为后来西方新城市主义以及城市复兴运动的精神源泉。上个世纪初,一批学者针对城市广场这一课题开始了专门研究。值得一提的有比德尔(Curt Bieder)、布林克曼(Albert E. Brinckmann)、根茨莫(Felix Genzmer)、岗特尔(Josef Ganter)以及李瑟尔(Karl Lieser)等,但他们的研究都无一例外地停留在空间形态层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城市广场的研究从单一的空间分析扩展到了社会学背景的探讨,历史发展线索的追踪常常成为学者们研究的手段。其中,贝纳沃洛(Leonardo Benevolo)、祖克尔(Paul Zucker)、劳达(Wolfgang Rauda)、弗林奇(Jere Stuart French)、艾克里(Ernst Egli)以及韦伯(Michael Webb)的研究有着较大影响;而以祖克尔的空间研究最为深入,但还基本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层面。战后对于空间形态的探讨也更加深入,研究方法从过去的感性观察转变成系统的、定量的分析,研究手段日趋理性和科学。其中,斯汀泊(Roland Stimpel)从视觉心理学角度探讨了空间感受,阿明德(Hans-Joachim Aminde)则在祖克尔的基础上对广场的空间类型进行了更为仔细的系统分类。此外,一系列城市设计学者也都涉足城市广场。重要的学者有芦原义信(Yoshinobu Ashihara)、培根(Edmund N. Bacon)、布劳恩费尔斯(Wolfgang Braunfels)、卡伦(Gorden Cullen)、库尔德斯(Gerhard Curdes)、科斯托夫(Spiro Kostof)、克里尔(Rob Krier)、雷斯西(Konrad Lässig)、莫里斯(Antony E. J. Morris)、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林奇(Kevin Lynch)等。笔者阅读过的最为严格和系统的关于广场的研究来自日本学者坂本(Hideyuki Sakamoto),他的细腻和敏锐以及他所运用的研究框架都对本书有着重大影响,但他的博士论文仅仅局限于单一的空间形态学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社会学的发展对于城市广场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关于人的行为研究阐明了空间的本质,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关系。芒福德(Lewis Mumford)、贝纳沃洛和恩琳(Edith Ennen)从社会历史的角度探询城市空间发展的规律;巴特(Hans Paul Bahrdt)、希勒布莱西特(Rudolf Hillerbrecht)、米切里希(Alexander Mitscherlich)、雅各布斯(Jane Jacobs)则着重于现代大城市社会问题的观察;而扬·盖尔(Jan Gehl)和波诺夫(Otto Friedrich Bollnow)却将目标确定在人的环境行为研究上。其中,盖尔的著作《交往与空间》(*Communication and Space*)在中国有着广泛的影响,而波诺夫的《人与空间》(*Menschen und Raum*)则在西方学术界享有盛誉。前些年诺伯格-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关于场所的研究对中国学术界也影响颇深。但这些学者都很少将人的活动与具体的空间品质直接联系起来进行对等的研究,而专门针对城市广场的社会学方面的系统探索则更为缺乏。

中国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建造了大量的城市广场,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城市缺乏公

公共空间的状况,同时也改变着城市的空间结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而这些新建的(当然也包括那些更早些时候建造的)广场除了在城市里起着调节空间密度以及衬托重要建筑的作用以外,很少能真正成为市民日常活动的舞台。单一的形态和缺乏人情的尺度使这些规模庞大的空间常常受到冷遇,如不是中国城市人口密集,这些缺乏行为支持的广场真会无人问津了。中国城市广场的出现明显受西方城市文化的影响,更受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其中,影响是片面的,而制约则是全方位的。当学术界对西方广场文化传统的理解还处于朦胧状态时,建设之风便席卷全国,于是长官的意志便成了最终的决策,对权力的颂扬取代了对人性的关注。事实上,城市设计在中国作为一项专门的学科直到今天仍处于萌芽状态,而城市设计的实践更是举步维艰,理解甚少,偏见颇多,城市规划事实上直接取代了城市设计。

可喜的是,近些年来学术界引进了不少国外城市设计的优秀文献,国内的学者也进行了扎实的探索,其中,以齐康、王建国为代表的东南大学学者的研究为国人展示了一个非常全面的城市设计的轮廓;洪亮平的《城市设计历程》则为读者简要介绍和分析了城市设计思想及手法的历史变迁以及导致这种变迁的社会历史背景。而直接针对城市广场的研究只能列举王珂等人的《城市广场设计》,尽管该书也涉及对中国新建城市广场的分析,但该研究还基本停留在对概念以及设计原则的粗略介绍层面,该领域内具有广度和深度的系统研究还是空白。

本书试图系统、理性、客观、全面、深入地描绘一个城市广场的完整画面,并期望纠正一些概念上的误区。本研究将从社会学和建筑学两个层面展开,这种研究方法出自于笔者的信念:人与空间的关系是建筑学的本质问题。人的活动是空间产生的源泉,同时也是衡量空间真实性及品质的标准;空间的状态(品质)对人的活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两种要素共同构成城市广场的内涵,决定城市广场的品质。所以,对它的描述一方面取决于人的活动特征及其社会学意义;另一方面取决于人的空间感受,即空间品质。因此,本研究将在城市历史、城市社会学、空间形态学和空间类型学这四个方面展开。

因为中国的历史上缺少城市广场这一元素,所以本书的研究首先必须借助于对西方城市广场的观察。笔者确信,人的活动与人的需求从最深层次的意义上看是完全一致的;本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是西方学者对于社会学、行为学以及视觉心理学的分析,对于中国文化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决定西方城市广场的诸多要素对于中国的城市建设也应该具有借鉴价值。所以,本研究也试图为中国的城市广场建设建立一个参考体系。

目 录

1 城市广场的概念	1
1.1 本源意义	1
1.2 语言意义	4
1.3 学术定义	4
2 城市广场的历史	7
2.1 古希腊集市广场:Agora	8
2.1.1 拉托	10
2.1.2 雅典	10
2.1.3 科林思	12
2.1.4 米利都城	13
2.1.5 普里安尼	14
2.1.6 贝加摩	16
2.1.7 阿索斯	17
2.2 古罗马集市广场:Forum	18
2.2.1 罗马	19
2.2.2 奥斯提亚	21
2.2.3 庞贝	22
2.2.4 提姆加德	23
2.2.5 特利尔	24
2.2.6 西尔切斯特	24
2.2.7 朗贝西斯	25
2.3 中世纪集市广场:Market	25
2.3.1 赫尔福德	27

2.3.2 圣基米利亚诺	28
2.3.3 锡耶纳	29
2.3.4 佛罗伦萨	31
2.3.5 吕贝克	33
2.3.6 伯尔尼	35
2.3.7 威林根	37
2.3.8 明登	37
2.4 文艺复兴与巴洛克城市广场	38
2.4.1 佛罗伦萨	40
2.4.2 皮严察	41
2.4.3 威尼斯	42
2.4.4 罗马	44
2.4.5 帕尔马诺瓦	47
2.4.6 弗诺依登城	48
2.4.7 瓜达拉亚拉	49
2.5 古典主义城市广场	50
2.5.1 巴黎	51
2.5.2 南锡	54
2.5.3 哥本哈根	56
2.5.4 维也纳	56
2.5.5 马德里	58
2.5.6 华盛顿	58
2.5.7 伊斯法罕	59
2.6 现代城市广场	61
2.6.1 光明城市	62
2.6.2 昌迪加尔	63
2.6.3 新奥尔良	64
2.6.4 巴黎	65
2.6.5 里昂	67
2.6.6 巴塞罗那	68
2.6.7 多伦多	70
2.7 城市广场的演变	71
3 城市广场的品质	79
3.1 非物质要素:人的活动 —— 社会品质	80

3.1.1 人的活动类型	80
3.1.1.1 政治性活动	81
3.1.1.2 宗教性活动	84
3.1.1.3 经济性活动	86
3.1.1.4 军事性活动	88
3.1.1.5 社交性活动	89
3.1.1.6 休闲性活动	91
3.1.2 广场的社会品质	93
3.1.2.1 活动的强度	94
3.1.2.2 活动的复合度	94
3.2 物质要素:实体与空间 —— 空间品质	95
3.2.1 广场的实体要素	100
3.2.1.1 基面	101
3.2.1.2 边围	111
3.2.1.3 家具	123
3.2.2 广场的空间品质:围合性、方向性	128
3.3 广场的综合品质	131
3.3.1 广场的类型	131
3.3.1.1 活动类型	131
3.3.1.2 空间类型	134
3.3.2 活动与空间的统一	136
4 城市广场与城市	139
4.1 城市的概念	140
4.2 广场与城市空间结构	141
4.2.1 城市空间结构的概念	141
4.2.2 城市空间结构中的广场	145
4.2.2.1 城市中心广场	145
4.2.2.2 城区中心广场	146
4.2.2.3 街道广场	147
4.2.2.4 社区广场	148
4.3 广场与城市空间元素	148
4.3.1 城市空间元素的概念	149
4.3.2 广场与城市道路	149

4.3.2.1 与城市主路相交的广场	149
4.3.2.2 与城市主路脱离的广场	150
4.3.3 广场与广场	151
4.3.3.1 空间的直接组合	152
4.3.3.2 空间的过渡组合	153
4.3.4 广场与绿化水景	154
4.3.4.1 广场空间外的绿化水景	154
4.3.4.2 广场空间内的绿化水景	155
5 中国的城市广场	157
5.1 没有广场的城市	157
5.1.1 永恒不变的城市空间结构	158
5.1.1.1 藤花落古城	159
5.1.1.2 周王城	159
5.1.1.3 西汉长安城	160
5.1.1.4 北魏洛阳城	161
5.1.1.5 唐长安城	162
5.1.1.6 北宋东京城	163
5.1.1.7 南宋平江府	165
5.1.1.8 元大都	166
5.1.1.9 明清北京城	167
5.1.2 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特点	168
5.1.2.1 墙围合的世界	169
5.1.2.2 线形空间的网格	172
5.1.2.3 市井替代城市广场	174
5.2 新兴城市广场	177
5.2.1 近代:外来文化的渗入	177
5.2.1.1 大连	178
5.2.1.2 长春	179
5.2.1.3 上海	180
5.2.1.4 北京	181
5.2.2 当代:本土化的尝试	182
5.2.2.1 北京	183
5.2.2.2 上海	186

5.2.2.3	长春	192
5.2.2.4	大连	193
5.2.2.5	西安	195
5.2.2.6	重庆	196
5.2.2.7	哈尔滨	197
5.2.2.8	深圳	198
5.2.2.9	江阴	199
5.2.2.10	济南	200
5.2.2.11	杭州	201
5.2.2.12	南京	202
5.2.2.13	德州	202
5.2.2.14	青岛	203
5.3	当代城市广场的基本评价	204
5.3.1	四个典型实例的品质分析	204
5.3.1.1	基面	205
5.3.1.2	边围	207
5.3.1.3	家具	209
5.3.1.4	广场与城市结构	211
5.3.1.5	广场的活动类型	212
5.3.2	基本评价	213
5.3.2.1	仪式性特征	217
5.3.2.2	仪式性与休闲性的矛盾	219
5.3.2.3	活动单一	220
	图片索引	223
	参考文献	231
	后记	236

1 城市广场的概念

城市广场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概念,它可以在不同层面被感知,无论是它的外在形象,还是与之相关的内在结构及其动力。这意味着,城市广场的图像从来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邃的社会历史背景。

1.1 本源意义

城市广场是地中海文化的产物,是欧洲城市起源和发展乃至整个欧洲城市文明的一个引人瞩目的特殊现象。如果说它不比城市更古老,则至少与城市的起源并驾齐驱。在欧洲的历史上,广场作为人们集会、聚集和社会交流的场所这一概念贯穿着整个文明的历史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广场的出现有两重前提:一是市民的社会生活方式对户外公共空间提出了迫切的需求;二是市民对户外活动的喜好,比如由于气候条件的保障和支持。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城市广场无疑是一种艺术,我们已经习惯了用审美的眼光去观察它,但它的起源决非出于审美的考虑。如同石器时代各种陶器上的图纹并不代表装饰与审美,而是远古人的原始信仰、巫术礼仪与原始图腾及其图像化的符号形象一样^①,城市广场的出现首先归功于人类实际的社会需求,而并非有目的的城市空间造型的结果。

人类的社会需求是多方面的,但人区别于普通动物的高级属性是人类社会的计划和组织能力以及社会交往的需求。可以这样判断,人的一切活动都是通过上述两种因素实现的,无论是宗教礼仪、经济往来还是国家的抉择、军事行动以及个人的休闲计划无不打上其烙印。特定的社会需求(生活方式)提出了对城市外部空间的要求,引发了城市广场的产生。最早的时候,这种空间要求还没有上升到空间造型的层次,然而,随着城市广场的不断成熟,更随着人对空间品质的敏感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审美因素慢慢渗入其中。这一转变过程很像前面提到过的远古的陶器图纹,“开始是写实的、生

^① 参见李泽厚,2000,第1章“龙飞凤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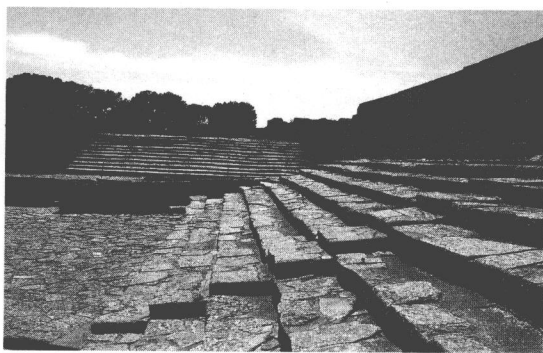


图 1.1-1 费斯托思的广场废墟



图 1.1-2 罗马市场废墟

动的、形象多样化的,后来都逐步走向图案化、格律化、规范化”^①,广场的空间形象也经历了从自然、随意到主观、“有意味”^②的过程;在这里,“意味”可以理解成社会内容的积淀。所以,我们今天完全可以用一系列审美原则对城市广场进行评判。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城市广场也是一种极度奢侈的现象。首先,城市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奢侈,中世纪的欧洲流传着“城市的空气使人感到自由”的说法,因为在那个时代,并非任何人都能成为城市公民。城市外的生活时刻受到封建贵族、教会以及强盗土匪的威胁,而城市里的生活则受到城墙与法律的保护。出于防卫和节约城墙造价的考虑,几乎所有的古代城市的面积都不大,而建筑密度很高。在狭小的城市空间里腾出一片空地实在称得上是一种巨大的牺牲;当然,它周边的区域所获得的利益也不可估量。这是出自空间利益角度的观察,而从古代人的日常作息来看,广场为人提供的活动必然占据人们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这在生产力低下、劳动时间长、强度大的古代社会甚至会成为一种负担,只有那些有一定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的阶层才有可能享受这一“殊荣”。古时候的奴隶、下人、学徒、流浪汉及其他穷人根本无条件、也无权力参与广场上众多的日常社会活动;而对于其他文化地区的城市公民来讲,城市公共空间里的社会公共交往是一件相对陌生的事。由于特定的权力体制,大型的、公共的社会活动并非是每一个当政者都迫切希望的,因为它可能对权力构成威胁。而在寒冷地区,户外长时间的交往活动根本就不可能,这些地方也不可能成为大型城市公共空间诞生的摇篮。从这个意义上看,城市广场也是城市里最具人性的场所,因为它能聚集社会里各个阶层的人,促进社会的融合。

德国城市社会学家哈森普鲁格(Dieter Hassenpflug)将广场称作为“空间领域的社会发明”。^③考古学能够确定的最早的城市广场出现在气候温暖的地中海,克里特岛上的米洛斯文化。在克罗索斯(Knossos)、拉托(Lato)以及费斯托思(Phaistos)等许多地方,广场的遗迹在经历了几千年的风雨之后还清晰可见。以后,希腊人在希腊本土的城市里设立了广场,即希腊集市广场(Agora)。古希腊市场占据了城市的中心位置,它与神庙一起共同控制着整个城市的形象。古希腊市场从一开始便是市民聚集的地方,围绕它有着众多级别相同的公共建筑,其中不存在一幢建筑物对于另一幢建筑物的支配关系。这种空间关系暗示着不同的活动方式在广场上的共存权力,它体现出一种平等、共有、多元的思想。古希腊市场的设立不是为了从空间上渲染某个重要建筑物,而是建立一个城市及城市生活的中心(图 1.1-1)。

古希腊市场的后继是古罗马市场(Forum),它的意义不再仅仅是集会和 market 交易,它同时也成为了重要建筑的前广场。这些重要建筑本身代表着某种权力(宗教或政治权力),从而也对广场进行了明确的定位。古罗马市场的这种空间特征暗示着罗马帝国时代人在社会中的从属地位(图 1.1-2)。

① 严文明,1978

② 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将“美”定义为“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

③ Hassenpflug, D., 2005, 第 16 页

进入漫长的中世纪后,随着欧洲新兴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欧洲大陆出现了大量的市场广场(Market),它们明显地带着古希腊市场的传统,常常以灵活多变的空間形式出现在中世纪城市的中心地带。市政厅、教堂以及各种商会、行会建筑控制着广场的空间,反映出广场活动类型上多元复合的特点,从而构成城市公共生活的中心(图 1.1-3)。

随着近代史序幕的拉开,专制体制取代了中世纪的城邦政权,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城市空间秩序发生了改变,稳固清晰的社会结构断裂了,它带来了各种社会力量分支的自我表达。随之而来的是不同的城市广场类型,如纪念广场、行政广场、教堂广场、建筑物的前广场、花园广场、休闲广场、购物广场、停车广场、交通广场以及城门广场等。广场已不再是城市的中心,而是城市生活中各种分支活动的场所。文艺复兴以来的对于空间感受的新知识导致了对广场空间的更具目的性的塑造,轴线透视规律彻底取代了灵活与自由,空间的“意味”性越来越强。这种性格的广场空间也随着欧洲人的殖民被带到了世界的四面八方,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那里原有的生活。这种移植常常是武断的、残酷的、甚至是强暴式的,因为它中断了当地文明的延续(图 1.1-4)。

进入二十世纪,在雅典宪章的影响下,这种变化的趋势日趋强烈。功能分区的概念在城市形象上留下越来越深的烙印,城市广场最终丧失了它的复合特征并因此也失去了它原有的分量。由于对建筑空间的重新认识,广场空间也逐步改变着它过去明确、稳定的形象,代之以流动的空间。由于信仰的退化,从某些广场里甚至结晶出象征意义:罗马的圣彼得广场让人联想起天主教会的信仰传递,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马约广场是政治和社会抗争的标志,纽约的洛克菲勒中心成了西方生活方式的代名词,而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则象征着一代中国人对改朝换代的喜悦以及对新权力的期待。角色的转换也改变着城市广场的属性,古老的广场获得了新的意义: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成了大众旅游的同义概念,巴黎的旺多姆广场从权力的张扬变成了奢侈生活的代表,卢浮宫的入口广场则从一个王宫内院转换为当今世界最受瞩目的文化艺术中心(图 1.1-5)。

城市广场是一种社会需求,它体现着一种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高级属性;城市广场是一段历史,它记载着一种城市文明的进程;城市广场是一种传统,它影响了整个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城市广场是一种符号,它传达着在一种特定文明里对城市生活的特殊理解;城市广场是一件奢侈品,因为它并非出现在每一种城市生活类型里;城市广场是一种空间,它蕴藏着城市生活的精华。城市广场始终处于一种运动状态,它的构成、它的特征、它的属性以及它的角色都在不断地变化和转换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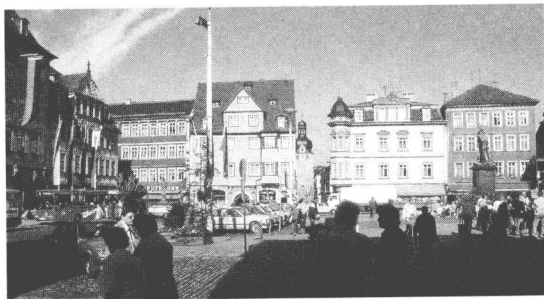


图 1.1-3 德国小镇科堡的集市广场



图 1.1-4 巴黎旺多姆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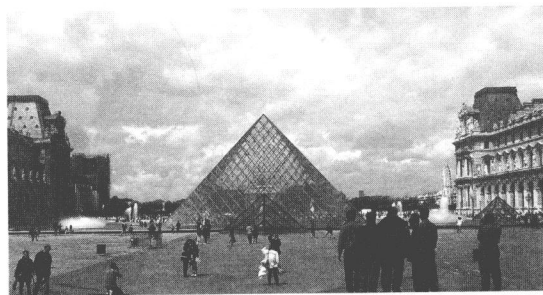


图 1.1-5 巴黎卢浮宫入口广场

1.2 语言意义

从语言的观察中可以找到概念的基本含义。特别是在西方语言中,由于今天不同语种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古典时期,而广场文化最终都可以归属到古典文化,观察语意的变化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看清广场概念的本原意义及其演变。

欧洲语言当中的“广场”一词要追溯到古希腊词“Platia”,它当时意味着“宽阔的路”。与之相类似,拉丁语的“Platea”原本指房屋与房屋之间的“宽阔的空间”,是一种关于道路和内庭院的表达用语。另一个拉丁词“Placo”意指“平坦的面”,这与意大利语的“Piazza”十分相似。古典语言的表达反映出广场概念中道路起源的倾向。法语的“Place”,英语的“Place”以及德语的“Platz”等都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语或拉丁语的源头。而现代英语中表达广场的用词“Square”首先意味着“方形”、“方正”或“平方”,“广场”的概念来自于“方正物”,这种表达已经暗示广场的某些空间属性以及数学含义。德语的广场“Platz”一词指城镇中建筑物前或建筑物之间的大面积空地,也可指自然界中的开阔场地。在德语的口语中,它不仅意味着被建造物“空出的场地”,同时也简单地表达“可利用的空间”。从德语的语言表达上可以观察出“广场”概念中两个有相当价值的属性:可利用性和空出^①。

由于中国的城市文明中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广场文化,现代中文里的“广场”概念明显受到西方语言的影响,它的字面意义与西方语言完全一致。广,广阔也;场,则场地也。中文里的广场一词指面积广阔的场地。但这种解释只是从物质层面对广场概念的直观理解,明显地缺少人文内涵。

1.3 学术定义

自卡米诺·西特以来,城市广场这一课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近百年来许多学者都在尝试对城市广场进行准确的定义。但这些解释都明显地带着不同的侧重点,它们都试图从社会学或者从建筑学的单一层面阐明广场的概念或意义,这取决于学者的观察和研究角度。

与西特一样,百年前的英国人安文(Unwin)也可称得上城市设计的先驱。在1902年出版的《城市设计基础》(*Grundlage des Städtebaus*)一书中,他将城市广场看作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历史延续,他认为“广场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市场的现代表现形

^① 参见 Cuedes, G., 1993, 第129页

式。……我们可以用广场一词来描述的空间应该是自身完整和封闭的”^①，他明确地提出了广场应具有的空间特征，而这种特征与西特的理想是非常一致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城市广场的研究无论是从物质空间层面还是社会学层面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人与空间》一书中，波诺夫定义了广场概念的空间性与目的性：“有别于蓝天下普通的无屋盖的场所，广场是一种具有目的性的自由空间。……广场始终是被限定了的，由人创造的并为其目的而设立的空间。”^② 祖克尔将城市广场比作为“人文景观中的心理的停泊港湾”^③，这种理解描绘出城市广场所扮演的社会心理角色。韦朴的定义略带些诗意，他将城市广场看作是城市生活的微缩景观；^④ 希马赫(Ernst Schirmacher)则将之称为“全体市民的私有财产”^⑤，这一比喻充分刻画出了城市广场的社会归属。对于克里尔来讲，广场是一种相对于道路的“街道空间”特征而言的“场所空间”^⑥，这种描述更多的是反映出广场的空间特征。库尔德斯将广场总结为对建筑空间起着互补作用的缓冲空间，是一种对个性空间作必要补充的社会空间^⑦，这种理解触及了城市广场在城市生活中介于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所起到的润滑作用。而维多诺韦茨(Vidolovits)关于城市广场的描述与安文极其相似，它来自于对其社会意义的观察：“无论是何种形式和尺度，无论是封闭还是开放的空间，广场始终是由人创造的并以某种形式为人的交流服务的场所。”^⑧

阿明德给我们的解释显得非常全面，他认为：“城市广场是由边界限定了内外的明确的三维空间，其基面和边界都被赋予了建筑学的定义，……城市广场是公共的城市空间的组成部分，它在所有时候对所有的人开放，……城市广场应向天空开放，……城市广场常常是城市历史上通过重要事件留下痕迹的地方，或许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场所以，……城市广场被容纳进了城市道路网络，作为网络的节点它同时也是静稳的。……成功的广场应具有超量的步行功能特征，……”^⑨

从这些简短的描绘中却不难发现存在于这些不同解释中关于城市广场的共同属性：空间以及人在空间里的活动。可以说，这种双重属性构成了城市广场的最为基础性的特征。广场首先由物质要素构成，而人在其空间里的活动却是给广场带来生命的唯一动力。人的行为产生于人的自然需求，这基本上是一种非物质的属性。按照这种理解，城市广场则始终集物质性与非物质性要素于一身，融合了这两种看上去相互对立、事实上却不可分离的成分。从物理学的层面上看，一个广场必须通过物质手段而设立并获得形式，从而显现出空间特征；从社会学的层面上讲，广场的设立也必须满足人的愿望以及其他非物质层面的要求。

上面列举的学者们的观点还指示出城市广场的另一特征，即它在城市环境中的生存关系。作为城市造型中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广场的造型表达着市民的非物质层面的意愿。从城市的角度去理解，这项任务就是要在城市造型的整体框架内，在城市环境

① Unwin, R., 1910, 第 112 页, 笔者译

② Bollnow, O.F., 1963, 第 41 页, 笔者译

③ Zucker, P., 1959, 第 2 页

④ Webb, M., 1990, 第 9 页

⑤ Schirmacher, E., 1988, 第 313 页

⑥ Krier, R., 1975

⑦ Curdes, G., 1993, 第 129 页

⑧ Vidolovits, L., 1976, 第 117 页, 笔者译

⑨ Aminde, H.-J., 1994, 第 44 页, 笔者译

和城市生活中代表人的精神需求,并使这种需求获得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社会的、交通的以及审美的意义。

综上所述,可以将城市广场理解为一种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的复合物。首先,城市广场具有城市性价值,即对城市空间的控制性意义(至少对传统城市而言)及其自身的社会公共性特征。它既是一个城市设计元素,也是一个功能(活动)多元的社会机构;它是一个融入城市实体中的公共开放空间,它满足着人的需求,影响着人的行为;它是城市和城市公共生活的核心,它是社会融合的体现。